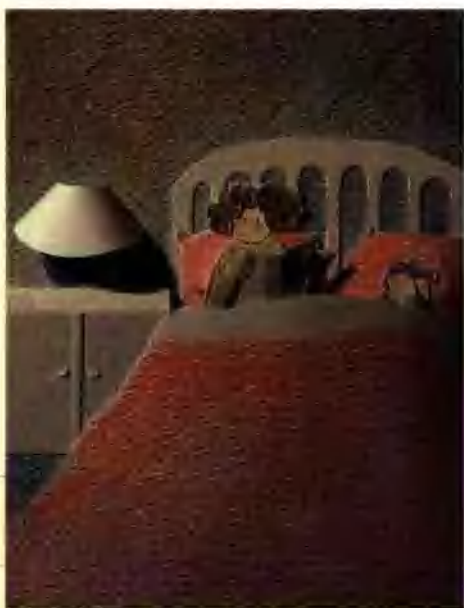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国第一部女作家接力小说

婚姻同志

圆醉之·艾禺·君盈绿·梅筠



新明日报·新亚出版社
联合出版

（1,2,3）

我国第一部女作家接力小说

婚姻同志

圆醉之·艾禺·君盈绿·梅筠

新明日报·新亚出版社
联合出版

我的感想

《婚姻同志》于1989年4月至6月间，在《新明日报》小说版连载。这部由本地四位著名女作家：圆醉之、艾禺、君盈绿及梅筠联合创作的接力小说，曾在本地文坛引起极大的震撼，同时备受读者和出版商的注目！

毕竟，接力小说这种崭新的文学创作形式，在新华小说史上是破天荒第一遭，对作家而言，也是一次极富挑战性的尝试。

作为《新明日报》小说版编辑，在策划过程，难免抱着战战兢兢的心理，没想到联络工作一展开后，由于作家们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合作，一切进展十分顺利。

在一次会议中，我们曾与四位作家研讨了故事干线的发展，商议棒与棒之间的接递与联系。四位作者冲劲十足，合作无间，凭着他们丰富的经验与杰出的写作才华，终于使《婚姻同志》获得预期的成功，各方反应热烈。

现在，《婚姻同志》即将出版成书，身为老圃园丁之一，心里着实有说不出的欣慰！

HM 5/1/01

值得在此一提的是，本报这次策划的接力小说共有两部，除《婚姻同志》外，另一部《蓝天在旋转》，是由本地男作家联合创作，也已出版成书。

《新明日报》一路走来不遗余力，为华文文艺的发展作出贡献，本着这个宗旨，我们将再接再厉，继续在这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。

《新明日报》副刊编辑

邱梅花



圆醉之

原名陈韵红。笔名：圆醉之、小卓（小Jo）；现任：教育中心编辑。

天性虽不羁，却是个压缩在东方与西方文化间的夹心人。（矛盾不？）

高中毕业后，经历不少足以提炼人生与处世观的经验，蓦然回首，竟萌生不少相若年轻人缺乏的“沧桑”，幸好为人“粗枝大叶”，经常怀抱骤雨中也有阳光的心情，惟感受如细水长流，情不自禁流露自那支拙拙的笔，成了“听不到的说话”。早期“钟情”于影歌评论与娱乐稿，近年来“文艺”了不少，也尝试写散文、小说、报馆采访专栏与学术性文章。

咳！创作竟不知不觉地，成为心中渴望“率性而为”的抒发地，罪过呵。

ALL RIGHTS RESERVED

© **Shin Min Daily News**

© **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**

First Edition 1990

**Published by: Shin Min Daily News
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
Blk 34 Commonwealth Lane
#07-26 Singapore 0314
Tel: 7741003**

Printed by: C.W. Printing



S\$5.00

关于《婚姻同志》

《婚姻同志》是新华小说史上第一部女作家接力小说。文中勇于探讨现代婚姻及婚外情，对女性心理有大胆的描写。

本文中共分四棒，四位作者精心布局，前呼后应，发挥了高超的写作技巧。

目录

第一棒	系住一页情	□□	1
第二棒	夏日千愁	□□	43
第三棒	不断的涟漪	□□	81
第四棒	拨开云雾	□□	125
后 记	□□		163



第一棒 系住一页情

“……灵，窗外的雨从昨晚一直下到现在，你说，它令人联想什么……？”

“唔，唏咧咧的，长寿面？”

低笑着，同时斟酌，“怎不说象思念时的心情，缠绵悱恻，欲罢不能？！”

在两扇粉红色百叶窗笼罩下的室内，除了墙壁上粉刷的一片雪白，地毯铺的是粉红色，近床缘一角，似自地毯伸延向上粉红色昙花并蒂成流线型的大灯罩，旖旎地映照着一片粉红色且呈日式风味的榻榻米睡床。就在这布满罗曼蒂克气氛卧室的浴室内，花洒声中夹杂着一对男女的嬉笑声。

浴室内，男人才刚关掉花洒，突然雷声乍响，与他相对而立的女郎即象受惊的小鹿般，顾不得湿漉漉地扑倒在男人也正交织着浴室内暖和湿气的身躯，男人抚慰着女郎，顺手拉下浴室架上一条绒黄色的大毛巾罩在女郎头上，温柔地，为她揩拭着她那潮湿得糊成一团的长发，再将毛巾为紧贴一块的身子打了个漂亮的结，双双步出浴室。

“…灵，你真饿了，刚才在浴室里，你肚子聒噪得比打雷还响！”男人已穿好衣服，俯下身子自身后轻轻揽住采灵纤瘦的腰肢，他咬住她耳珠：“暂停减肥，O·K？”

采灵于梳妆台前提着风筒吹风：“子航，我的那些麦芽蜜糖、减肥饼干早吃完了…”采灵忧虑地摸摸下颌，“—

不小心又会……”

“听话呵，化学营养多吃无益！我下楼去给你买点吃的……就鱼圆汤面吧，咖啡店卖面的阿嫂每次见到我都问起你！”叶子航轻拍着程采灵首肯的面颊，吹着口哨离去。

程采灵莞尔不已，子航总是那般贴切且贴心，任由她淋漓尽致地发挥纤弱小女子的本色……，包括撒娇与撒野，程采灵嗅着室内几乎天天更换的19朵酒红玫瑰，细腻地享受玫瑰幽幽流出的香气，心中那份满足感简直无法言喻！倘若世间真有前因后果、轮回转世，采灵愿今世来世大来世，生生世世与他叶子航“同居”，“矢志不移”！

“矢志不移？象你与叶子航关系那般暧昧，我结婚时派请帖，你俩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！想白头到老？还是得有张结婚证书，绑不住心的时候，法律便是天罗地网。名正言顺将帮将他活擒！”但法律，法律也是有漏洞的！程采灵想起李丽娟说过的话，这李丽娟老不看好他俩，凭着自身是空姐，说什么“飞遍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尝尽世态炎凉，人情淡泊……”又说阅人无数，弹劾子航“一对三白眼，身长手短，不可托付终身……”这老同学兼闺房密友就从没在她面前说过好听的……！程采灵忍无可忍，她一度跟丽娟唇枪舌战至溃不成军……双方同意约法三章，终归结底，程采灵每天早上必须打个电话向丽娟“报到”，让丽娟明明白白地听到他俩仍“双宿双栖、风平浪静”！

哈！屈指一算，丽娟预料会早日上演的好戏已整整错过了4年零10个月又18天！

程采灵付思着，会心地荡开得意的笑容，她又如往常一般，满心欢喜、不偏不倚、正九点钟摇了个电话给李丽娟。

“喂，又是你啊……”慢三拍的声音自空中荡起，“怎么，没陪歌星住公司宿舍吗？”那边厢，是采灵欢悦的声音。李丽娟接过电话，意兴阑珊地，她的声音有股十分慵懒的味道，正趴在那柔腻无骨的沙发上，将电话夹在头与肩之间，她生就长有一双亦细长亦浑圆，半单不双且非常妩媚的醉眼，笑起来眼角弯弯的，人不醉她自醉，程采灵常常打趣她：“柔起来如猫，凶起来如豹！”但现在李丽娟面如菜色应着：“我好想睡…唉…头重脚轻…知道啦！刚才已打过电话跟公司请假……，没事的…抽屉里还有些吃剩的药…”李丽娟下意识打量着墙上悬挂着的古董钟，啊，那可是她最近飞往班机逗留在日本期间，最得意的重大收获了！别瞧那古董钟的外形平平无奇，四平八稳的，那占总体积并不大的钟面面积周围，可嵌置着24道紧闭着的古董小门楣呢！每当长针驻停在12之际，平时紧紧关闭着的24道古董小门便会全部门户大开，相继走出24个不同国家服饰的童子，齐声高歌着“世界真细小”！

因此，当 24 小童的“世界真细小”大合唱又催促起来之际，李丽娟才猛然记起，陈文财一定已准时在她楼下等候着接她上班去！

李丽娟慌忙挂断电话，顾不得自己脂粉未施，顾不得垂泄两边鬓脚参差不齐的乱发，匆匆提了把挂在门口，与室内摆设格格不入的竹节伞。那把竹节伞与陈文财之间倒有一段回味起来足教人暖呼呼的渊源呢！李丽娟忙疾步冲出。

滂沱大雨中，组屋楼下停车场正停搁着一辆德士，德士内三口并两口吞着叉烧包，边呷着热咖啡的，赫然便是德士司机陈文财！

陈文财年约 36 岁，长得粗黑结实，并且有一头光顾印度理发师傅手艺数十年的青刺刺短发。原本那是最朴实最典型的乡下“顶”，没想风水轮流转，数十年后今天那头覆盖着前脑袋瓜乌黑一络，大部分皆剃出青丝来的发型，竟成为现代青少年最时髦的发型之一。所幸他气宇轩昂，总算未落得个“老傍客”下场，陈文财自车内倒后镜见到李丽娟撑着那把自己曾顺手给她当“防狼武器”的竹节伞，三两步向他赶来。

李丽娟在德士座前停下，俯低身子敲着车窗，陈文财绞下玻璃窗：“快上车吧，你迟到了！”

丽娟战栗于雨中，摇头：“我不太舒服，陈大哥，刚才忘了打电话通知你：今天不上班，害你白跑一趟……”

“才隔几座组屋而已，麻烦什么，上车吧！”文财招着手。

丽娟迟疑着，或许雨声太大，他未能将她所说的话听清楚，见陈文财频频示意，神色焦急，决定先上了车再说。

“陈大哥，其实我的意思……”车内，李丽娟嘟囔着。

“哎，不舒服就应该立刻去看医生，又这么大的雨……我载你一程吧！”

李丽娟才释然：“……流行感冒罢了……多休息就没事……前阵子‘飞’得太密……”说着眼光突然落在后视镜下悬挂着用透明胶套套住的三角符：“陈大哥，刚装上的啊！”

文财点头，丽娟大感兴趣，提高了鼻音：“怎么你也相信这些？”

文财笑笑，瞟着丽娟大表诧异神情：“保平安罗！泰国和尚念过的，信不信鬼神是一回事，我若出了事，教秀英和家中两个小的怎么过？！”一顿又说：“最近老发生空难，要不要你随身也带个安全符？”边说边自丽娟坐着的座前夹层里，取出个一模一样的三角符，递给丽娟：“宁可信其有的好！”

丽娟笑着接过：“以前你可是甘榜里天不怕地不怕，出了名的好打不平！你不会不记得吧，甘榜里曾住着一个

暴露狂，专爱躲在甘榜陋巷里向小女生赤身露体，我还记得，那一次给他吓得号啕大哭的时候，你及时挺身而出，还把他给痛殴了一顿！”

文财也陪着笑：“……刚好经过而已，那年你也不过只有八、九岁吧！”

丽娟立时嘟着嘴抗议：“你样子没什么改变，说话却十足象个老头子！”

文财打量驾驶盘上那双青筋暴凸，并已隐约起了老蚕的手腕：“唉，生活磨人！这得在成家之后才体会深刻！就说秀英吧，生下两个小顽皮之后……就忙得她再也没有自己的时间！我那老母亲生前又常闹病痛，家中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秀英一手包办……人又不是铁打的……我眼睁睁见她一下子老了许多……我母亲还常常在邻居面前挑剔她……现在母亲虽然‘去’了……秀英被‘压’得太久，性格也改变了许多……唉！”

李丽娟霎时感觉时间的流逝仿佛尽在弹指之间，她认识陈文财可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当时陈李两家在甘榜还是邻居呢！丽娟依稀记起自己背着碎布书包上学时，陈文财已长成为一个高大槐梧的少年，笑起来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喜欢赤着脖子，跟甘榜里的马来青年作胳膊角力赛，由于他天生牛力，每次都见他轻而易举将对方击败。陈家屋后的土坪曾是甘榜里最吸引人驻足的小小蔬果园，种满甘蔗、香蕉、西瓜和玉蜀黍……文财父亲早逝，陈妈妈是

个说话嗓门又尖又细，有个奇特兜下巴，老爱叉着腰骂人的泼辣妇人。跟邻居关系一向不怎么样。一次丽娟与伙伴们偷摘陈家土地上熟透了的几粒小西瓜来吃，吃得津津有味时，被陈妈妈察觉，提着鸡毛帚一路追一路骂，足足追了几条巷，若不是陈文财截住她替她们小女生求情……

“丽娟，到了，快进去挂号吧！”德士终在一间私人药房跟前停下，窗外雨也几乎停了……

“哦，到啦？”丽娟方自沉思状态中拉回视线，应声而出。

“小心照顾自己呵！”文财探头出来，嘱咐一番才绝尘而去。

陈文财的妻子——吴秀英跟往常一样，很早便将弄好的午餐——搁置在那可串在一块带出门的一套三层铝质保温盒里。她将培华、颂华的校服拿去漂白水里浸着，又赶着车好得在下午交货的窗帘布，七零八碎的事务全料理得七七八八后，才放心出门，步行到不过只有一个车站距离的学校，带什菜粥给她的两个女儿——培华与颂华。

与往常一样，秀英知道下课休息钟一响，她们一定会相约守候在学校门口右边的菩提树下，排排坐在石凳上等自己……。怎知道当秀英到了学校之际，并没见着培华、颂华这两个小鬼的影子！

秀英心中一慌，心想莫不是老大培华又在学校闯祸，被罚站在主任办公室外罢！老二颂华一向品性驯良，见姐

姐受罚一定也陪上义气。

秀英心里越想越不安，三步两步地，攀着一旁走廊楼梯，飞快赶到二楼四D班级课室……！

四D课室内，一位面上铅粉涂得很厚很白，如同戴上面具，面颈上挂着一条十分粗实金链的中年妇人，正截在颂华跟前，庞大的身躯几乎将瘦弱的颂华整个地给遮住！不待颂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连连戳着她胸口：“你以为当班长很了不起吗？竟敢跟老师打小报告，说我女儿偷看！”贵妇说着一步步逼近：“害得她给老师罚了几次，你想讨功劳是不是，在老师面前做‘三脚’……？”贵妇边叱喝边用力捏着颂华的手臂，颂华唯唯诺诺，被逼至墙角……秀英一赶到便见到课室这一幕，正想上前，隔壁班借着课本回来的培华已抢上前去将贵妇一把推开：“喂！你怎么欺负我妹妹？！死肥婆！？”

贵妇被喝得倏地怔住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贵妇身后紧跟着的，年龄与颂华相若的小女孩，扯了扯贵妇衣角。低声说：“她是班长的姐姐，留班生来的！”

“哦……！”贵妇夸张地怪叫起来：“原来是她姐姐！”贵妇瞄了培华一眼，突然将矛头一转：“你们是不是想两姐妹合起来欺负我女儿！岂有此理！简直没有半点教养……！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秀英一个箭步上前，遏止住贵妇，低声下气地向她赔罪：“对不起啊太太，我是他们两姐妹的